

高等中医函授教材

中医学科学原理

光明中医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等中医函授教材

中医学科学原理

光明中医函授大学 主编

傅景华 徐岩春 编著

白永波 审阅

光明日报出版

千叶社

高等中医函授教材

中医学科学原理

光明中医函授大学 主编

傅景华 徐岩春 编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永安路106号)

光明日报出版社发行 保定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375印张 115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 7-80014-675-8 / R · 0058

定价：1.50元

导　　言

中医教育学，是一门古老而崭新的科学。中医教育的历史，若从师徒授受和医籍编纂算起，已有两千余年。近代史上的中医教育，首推一八八五年浙江陈虬创立的利济医学堂。新中国诞生不久，创办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四所中医学院，从而揭开了当代中医教育的序幕。目前，中医学院在全国已发展到二十三所。但是，如果把我国中医教育的实践经验加以分析、研究、总结和提炼、升华，揭示它的规律，使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中医教育学的话，那么，它还处在再创阶段。这就是说，中医教育及其规律存在的历史是悠久的，但论述中医教育及其规律的学科却是崭新的。因此，中医教育工作需要进行探索和研究。

在探索和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医教育的时候，我们必须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充分重视中医典籍在培育和造就历代医家中的伟大作用。事实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医药理论体系，它既有丰富临床经验，又有高深的理论基础。历代医学家就是把这些医学道理传授给他们的弟子，其中部分人经过刻苦自学和临床实践，成为医术高超的医学家，这是我国历代医学家成才之路，亦是中医教育史上培养人才的宝贵经验。这就是我们民族中医教育事业的光辉历史。

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医教育来说，既要给学生打好传统医学的基本功，又要使他们掌握一些新兴的科学知识，使继承与发展得到统一。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十分认真地研究和设计了光明中医函授大学的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归结起来即是：注重打好中医基本功，注意提高中医基本理论水平和培养临床诊治技能，着力培养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竭诚发挥中医在防病

治病中的特长。并在这个基础上，扩大学员知识面。我们把这些要求与思想，全面体现在本校的教材建设中。其目的是使中医人才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以便能担负起继承和发扬用祖国医药学防病治病的光荣任务。

在回顾中华民族医学教育历史，展望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以及总结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要培养出适合四化需要的合格中医人才，对中医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就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建立起为新形势下所需要的中医教材。我们正在朝这一方向努力。在认真研究高等中医院校教材和广泛征询中医专家、学者和医务人员意见的基础上，新编了这套较为完整的中医教材，定名为《高等中医函授教材》(包括了三十八门课程)。教材的编写人员，由本校选聘知名教授、学者和学有专长者担任。编写时，我们力求各门教材要有鲜明的针对性，在内容上富有实用性。在文字表达上深入浅出、简明易懂，以便于自学或函授。此外，我们还将根据需要，选编一些辅导材料，以帮助学员(读者)理解教材内容，更好地学取中医知识。

由于教材编写时间仓促，又竭力于继承与创新，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学员和广大读者惠赠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

光明中医函授大学教育研究室

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

中医函授大学教育研究室主任
王祖治

编者的话

中医学原理目前仍属于探索性的课题，短时期内还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因此，《中医学科学原理》绝不同于一般的教材，而是一种辅助性的参考读物。其目的在于探索一种更为符合中医学基本原理的科学思维方法和较为系统的理论模式，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由于本书内容几乎全部属于探索性的论述，所以未采用教材体，而是采用论辩性文章的体裁。文中所述概念虽然借用已有的词汇，但其涵义不同，而且很多是第一次提出，因此，欲使读者恰如其分地理解这些概念，可能有一定难度，故列举了很多中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例子，以帮助加深理解。并尽量用形象的语言来说明抽象的原理，力求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第一章绪言，简要论述了与中医学原理有关的专题，为全文的展开打下基础。第二章集中阐发了过程论这一自然界的普遍原理，包括自然的简单性、相对性、普遍联系、无限运动和过程、方式、相互作用，以及数、序列、类别、态势、趋势、象等概念体系的内涵。第三章则概略地从天人关系、藏象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辨证、治则、方药、养生等几个方面，说明了过程性原理在中医学中的应用。第四章附论，是对涉及中医学原理的一些普遍关心的问题的粗浅论述，只供参考。

本书既然是对中医科学原理的新探索，就难免有不成熟和不完善之处；又因是一个方面的理论探索，就不可能面面俱到；又因着意探索了古人的思维方法和推理过程，在翻译古代概念和理论时，由于存在着时空差异，就不可能与今人的观念完全一致，也不可能

正确无误，其目的旨在启迪思路，开拓视野。

书中少部分内容曾在一些全国性报刊上发表，并引起学术争鸣。这种争鸣非常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和科学的进步。此次仍然希望抛砖引玉，以文求友。

百闻不如一见

编者

1988年5月

千秋之望

目 录

第一章 绪言	1
一、回顾与思考	1
二、概念与范畴	7
三、医学的异峰突起	13
四、关于思维方式的探讨	18
 第二章 自然的过程性原理	25
一、简单性、相对性与普遍联系	25
二、过程、方式与相互作用	30
三、气、形气与相反和谐	37
四、“数”、序列与类别	46
五、阴阳、三元与五行	50
六、态势、趋势与象	62
 第三章 独特的医学理论	69
一、人与天地相应	69
二、藏象经络皆为一气	71
三、气得其和则为正气	80
四、气失其和则为邪气	83
五、审察病机，无失气宜	86
六、扶正祛邪，和其阴阳	93

中医基础理论

七、以药之偏，调人之偏.....	98
八、益气养形，积精全神.....	104
第四章 附论.....	113

一、概念的混淆和理论的易辙.....	113
二、现代自然科学的反思.....	122
三、世界的期待和未来的召唤.....	126

千秋之望

第一章 绪 言

一、回顾与思考

当今世界，学派如潮，众说纷呈，知识爆炸，信息横流……。中医学在突飞猛进、汹涌澎湃的现代科学技术浪潮的冲击下，一再面临严峻的挑战，并不断地在历史的洪波中力求寻找自身的归宿。然而，中医学能否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其关键却在于能否正确地认识自己，从而保存和发展自己。

一股深刻而广泛的对历史反省的潮流正席卷着我们的时代。对重大历史现象的观察与思考，日益引起人们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古代文化的浓厚兴趣。虽然目前对这一传统之所以延绵数千年之久的终极原因的追寻仍然处在迷样的困惑之中。但是，这一伟大的文明却象永恒的火炬一样照耀在世界的东方，吸引着无数的科学家为之不停地思索。我们深信，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卓有成效的反思，将使我们更能满怀自信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赫胥黎说：“善于思考的人，一旦从传统偏见的令人眩目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将会在人类的低等祖先中找到人类伟大能力的最好证据，并且从人类过去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将会找到人类对达到更崇高的未来的信心的合理根据。”

“启草昧而兴，有四百兆儿孙，飞腾世界；向龙跡河道，是五千年文化，翌卫神州。”传统的东方文化是中医学的渊源，中医学根植于悠久的华夏文明，其独特的科学思想及理论思维方式与之一脉相承。而正是这一与西方医学不同的思路和方法，决定了中医学

的本质性特征。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医学科学原理及其理论思维方式时，不可能无视对它产生巨大影响的整个民族的文化背景、社会结构、科学观念、生活方式等全部历史过程。

史前期的医学处于萌芽阶段，伴随着人类的生存斗争而缓慢地发展着。思维形式的幼稚与人脑不发达状况和征服自然能力的低下相适应。后来，一些智商较高者的丰富想象和借助于神话的推理，口耳相传地流传下来，并逐渐付诸于文字。医术与巫术相杂，科学与神话为伍，想象思维成为联结人类认识与自然的纽带。恩格斯所说的“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在我国历史上应该属于这一时期，而不应该以之来解释中医学的“缺陷”。

正如六十万年以前，地球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世界各地的“古猿”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纷纷站立了起来一样，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人类的思维领域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变化。神秘的地中海岸，古希腊光辉的科学哲学思想，展现了西方世界灿烂的古代文化。在中国，易学、阴阳论和五行说的兴起，逐渐战胜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和宗教迷信，形成了东方科学哲学思想的主流。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万舸竞流、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学术象无数曲溪细河，汇为波澜壮阔的大江，几乎统领中华民族整个学术领域达两千年之久。

既然西方理论、自然科学往往借鉴古希腊人的思想，中医学要想追溯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也不得不回到先秦哲学家那里去。以《周易》、《老子》等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论著，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及其辉煌的科学成就。正是由于这一思维方式及其相应的学术思想体系与医学的结合，从而导致了《黄帝内经》的问世。就象没有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就没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没有《诗经》、《离骚》、汉赋、乐府就没有《文心雕龙》一样，没有《周易》、《尚书》、诸子百家，也就没有《黄帝内经》。如

果说《黄帝内经》象一幅描绘人的生命运动图景的宏伟画面，那么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及其科学哲学思想则是镶嵌它的框。

中国古代社会的稳态结构，使得中医学直至近代以前始终未能从与古代哲学相和谐的千古不易的思辨体系中分化出来。从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中国古代学术虽然经历了剧烈地震荡，但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主流，并且不无痛苦然而耐人寻味地融合了包括佛学在内的许多外来学术。中医学则从汉末伤寒理论的创立，到金元各家学说的争鸣，直至明清温病学派的崛起，始终沿着自身学术发展的轨道，不断展现了此起彼伏、大开大合的新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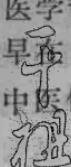
清季欧风东渐，朝野震动，首先是西方近代科学哲学思想叩响了中华帝国的大门，机械唯物论的严密推理，实验科学的雄辩事实，细胞、器官、血液循环、心肺功能等生理病理的崭新概念，使得中国学者目瞪口呆。当此时，为学者有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亦有珠目同弃、唯洋是崇。诸如梁启超视阴阳五行为二千年迷信之大本营，陆渊雷从根本上推翻气化，以及袁复初以紫外线、氢离子解释风生木、木生酸的奇谈怪论等等，不胜枚举。虽曾有杨则民慧然独悟，奋起为《内经》之哲学据理申辩，不过如中流之一石。

在强大的历史潮流的冲击下，中医学术蕴酿着转变、分化或自我否定。于是出现了中西汇通派及其与废止中医派之争。他们在这一斗争中为中医的生存历尽艰辛。与此同时，他们还努力为中医学寻找出路，从而把以实验研究为基础的西医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概念、理论等引入中医学，并以之来验证和解释中医。遗憾的是，由于无视中西医学在上述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忘记了中医学自身稳定了数千年的固有规律，这一愿望终于未能实现。但是，无数雄辩的事实证明，中医药奇迹般的疗效不容否定。于是，又有人视中医学为“经验”，从而将其排斥于科学之外。为了论证中医学也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又有人提出其理论基础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岂不知在哲学领域里，“朴素”、“自发”几

乎是“原始”、“落后”、“本能”、“初级”的同义语。因而“废医存药”或“改造中医”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中医不科学”、“中医无理论”、“中医是经验”、“中医科学化”等奇谈怪论由是而生，致使中医学术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

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医学术界出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在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的研究方面，也经历了变革传统思维模式，以纳入现代哲学轨道的多次尝试。中医理论家对阴阳、五行、藏府、气血、经络等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引申，并希望通过实验来寻找其“物质基础”。“朴素唯物论”、“自发辩证法”仍然被认为是中医学的指导思想，“整体观”、“辨证论治”则被看作是中医学的特色，但以此为基础而编写的教材和书籍、文章，还是经常引起不同程度的误解，一些人仍然不断地对中医学的科学性表示怀疑。

创立“新医药学”的口号，极大地鼓舞了中医学术界的热情。但是，从“理论的全面结合”，到“一根针、一把草”，美好的愿望如海市蜃楼转瞬即逝。失败和痛苦叩打着科学的大门，比成功和欢乐发出更大的声响，在严肃的现实面前，理想主义热烈的幻想消散了。继之而来的是“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呼吁，中医学进入了“抢救”和“振兴”的时代。人们又一次力图寻找新的途径，挽狂澜于既倒。

然而，早在此之前，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西医学的理论大家们却日益感到实验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开始力主向其它学科（包括中医学）渗透。近年来，西医学边缘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医学心理学、医学气象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哲学，以及时间医学、体质医学等的出现，使人们想到中医学早在《内经》时期已有了类似的理论。中医心理学、中医气象学、中医体质学等亦随之问世。


与此同时，由于西医学进行了改变模式的努力，中医学模式的研究也逐步展开，除“经验医学模式”的观点外，从人与自然相互

关系方面来研究的有“古朴的整体医学模式”、“人与天地相应的朴素模式”、“人与天地相参的理论模式”等。加入了社会和心理因素的有“社会自然医学模式”、“整体化医学模式”、“大小宇宙相应的模式”、“环境—形神医学模式”、“身心—自然统一医学模式”、“生物—心理—自然医学模式”、“整体系统医学模式”等。加入了哲学因素或从哲学理论来研究的有“生物—自然—心理—社会—哲学医学模式”、“心身—自然—哲理医学模式”、“阴阳自和稳态模型”、“观察—逻辑—辩证模式”等。从以上有关医学模式的认识来看，大多数不是从思维方式的研究出发，而基本上是立足于医学研究的范围，亦即是把人体作为生物体的人，或社会化的人，或自然、社会、身心整体化的人来研究，进行这一方面的讨论，不仅对于医学科学，而且对于全局性的医疗卫生工作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当划时代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在古代东方数术的启示下应运而生，控制论深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系统论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信息论以磅礴的气势冲决了闭关自守的近代科学堤坝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发现上述新思想与中医学理论有十分惊人的相通之处，中医学也有控制论思想和系统观。不过中医学的这些思想与观点与当代的“三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而也有人认为其是朴素的，或原始的。但这一认识已足以证明，人们在随着西方科学的反思而不得不重新回顾自己的文化传统。于是中医学术界又重新鼓起了勇气，“中医系统论”、“中医控制论”、“中医信息论”为中医理论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与此同时，用西医来验证中医、解释中医，力图寻找中西医的相同点，以使其“客观化”、“标准化”、“规范化”、“定量化”，并逐渐纳入现代科学（特别是西医学）体系之中，最终实现中医的“现代化”，乃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

但是，中医学与其它现代科学截然不同的概念、范畴体系怎样才能进入或融合于其它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之中？如果

中医学只有费尽心力才能进入唯象阶段，那么消融于“现代科学”之中还需要走过多少漫长的路？中医学完整的理论体系究竟能否拆卸成知识单元去构筑新的理论框架？人们至今仍然难以摆脱理论的迷惘。

在回顾了中医学发展的历史和思维方式的变迁之后，不难发现，近代中医学始终徘徊在时代的旋涡之中以寻觅其理论的归宿。既不抛弃传统，又能纳入当代主导科学体系之中，虽是今天中医学者刻意追求的目标，但当步着大洋彼岸突飞猛进的足迹奋起直追时，往往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而误入歧途。由此，我们想起美国贝尔研究所创始人贝尔塑像下的一句名言：“有时需要离开常走的大道，潜入森林，你就肯定会发现前所未见的东西”。

人类认识过程的规律告诉我们，人类在自己生存斗争的实践中，首先希望了解的是整个世界，即“世界的一般图景”，逐步过渡到分析个别的事物和过程，后来才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确定不同事物、现象、过程之间共同的东西。那么关于自然过程中各种运动方式及其相互作用的共同性的研究，也许会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于是，我们希望寻觅一条新的思路，去研究中医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探讨中医学的科学原理和思维方法。特别是从自然的一般性原理，以及自然与生命之间的内在联系来认识这一问题。从而如玻尔所言：在存在的这幕壮观的戏剧中，使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身份能够协调起来。不过，当我们企图深入阐述这一问题的时候，却往往由于借用已有的词汇而出现其涵义的严重误解。因为有限的词汇已经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特定的印象，并在各自的习惯中使用多年，所以使我们深深地感到语言的巨大障碍，因之而久久地徘徊在“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境况之中。并经常想起《素问·八正神明论》中关于“神乎神，耳不闻，目不明，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朗，若风吹云，故曰神”的那一段令人迷惑不解的至理名言。

但是，中医学亟待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方法论原理，而且还必须尽快使用可被现代人理解的语言来进一步翻译古老的概念和术语，以正本清源。特别是对于那些初学中医的学生来说，这一工作的深远意义尚难以估量。怎样克服古代与现代、中医与西医之间的语言障碍，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一问题，大概也与语言本身的局限性有关。两千年以前，老子的“无名”论，就是强调了名言、概念不能真正表达世界的统一原理和宇宙法则。近年来，以法国思想家德利达 (Jacques Derrida)、福柯 (Michel Foucault) 及美国思想家德曼 (Deman) 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 (post-structuralism) 甚至认为语言所造成的符号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没有联系。

也许，符号世界是一种模型，它的意义在于接近现实，当然也就并不等于现实。恰如狄慈根所言：“一切都可以认识，而认识并非一切。”显而易见，我们试图对中医学科学原理的翻译，也仅仅是似是而已。“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法天贵真不流于俗”，为此，需要尽量回避那些已经习惯使用的或有各自不同理解的词汇，并尽量以通俗的语言说明或比较新概念的内涵，以期尽量用新的思路、观点和方法去接近那些使人们感到生疏莫测而又随处可见的自然原理，以及中医学独特的概念和理论的真谛。我国著名化学家唐敖庆教授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首先要重视新思想，其次是新方法，再次是新结果。有了新思想就能找到新方法，就会产生新结果。”然而，任何真正从事科学探索的人们，都不会怀疑试图寻找一个新的思路、方法和概念体系将是怎样的艰难。

二、概念与范畴

中医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自成系统，独立发展，直至近代以前均无改观。它具有蕴义深邃而又极富特色的概念、范畴体



系，就其内容的深度、广度和所反映的科学思维水平来看，足以与西方现代医学相提并论而无愧色。但是，如果对中医学基本概念和范畴的涵义、演变等缺乏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而且，对中、西医概念、范畴的异同也缺乏深入地比较分析的话，便绝不会清楚地认识中医学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水平。概念是认识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思维方式，它使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而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概括认识的科学成果。在语言的世界里，概念可以用词或词组来表达，但是同一词或词组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思维方式来说所表达的概念并不相同。概念有内涵和外延，内涵缩小则外延扩大，内涵扩大则外延缩小，这样就形成了概念的概括和概念的限定。随着认识的需要，概念在不断变化；随着认识对象的改变，概念在不断变化；随着认识历史和实践的发展，概念也在不断地变化。

范畴是最基本的概念，它反映概念和概念之间最基本的相互联系，因而也反映对象的本质性联系。哲学范畴是各学科共同的最普遍、最基本的概念，而各学科又有各自独特的范畴。亚里士多德最早把范畴看作对事物不同方面进行分析归类而得出的基本概念，提出了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十大范畴。康德则提出十二范畴并分为量、质、关系、样等四类。范畴是认识历史的产物，它标志着人类认识的不同的阶段，范畴的发展，也就是认识的发展。

特定的范畴限定了特有的对象，特定的概念限定了特有的内涵，因此离开了特定的概念和范畴，则无法讨论任何问题。曲解概念和混淆范畴，将导致理论的混乱，这时，任何争论都是没有结果的。概念是思维的基点，范畴是认识的网结。不同的知识领域有各自不同的概念、范畴，认识这一点将对于我们学习研究中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黑格尔说：“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哲